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八十一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卷八十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蔡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臣按此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策命之辭孔子答季康子之問其言本諸此風譬則君也

草譬則民也風之爲氣勁而力草之爲物柔而弱以勁而有力之風而加諸柔弱之草其偃仆之易且速可知矣人君之居上也其轉移之勢豈止於風而民之處下也其隨順之形則甚於草矣人君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其感孚之妙轉移之易順從之速其猶風之於草有莫知其然而然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蔡沈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旣可遷而薄者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

臣按人之生也其性本有善而無惡有善故其

有生之初無不厚也逮夫有生之後蔽於外物
誘於習俗於是乎其厚者始變而薄矣然向者
其所得於天之本然者則固淳如也在上者誠
能敬典而在德於凡所謂人倫之常道兢兢焉
敬恭之而不忽皆必實而有諸已凡吾所令於
民以爲政教者即吾所好以爲典常者也則吾
之一身周旋動履於大道之中由是得於聽聞
觀感之下者莫不遷善而改過變惡以爲美化
頑爲仁反薄歸厚蕩蕩平平皆升進于大道之
中無反無側矣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之中

蔡沈曰教之本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
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
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

臣按此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之誥命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

羔小曰羊大曰

也羔羊之皮

所以素

白絲五紵

以絲飾

退食

退朝而食於家

自公

從公門而出

委蛇委蛇

自得之貌

朱熹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臣按先儒謂此詩爲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赴赴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然則人君一身爲風化之本烏可不慎其所自出哉

又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騶虞則王道成也

朱熹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陳鵬飛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人倫正中於羔羊之君子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

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吳澂曰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
而孝於親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鄭玄曰長民者謂天子諸侯也

葉夢得曰老近於親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
必知孝於下

緇衣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

呂大臨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
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
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
得矣

劉彝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
悖於上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
者屈其忠直以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僞者
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爲下如
是可謂難知也

臣按上下之分雖殊而人心之理則一上之人

有偏心難事也有褊心難事也有私心難事也
有忌心難事也有疑心難事也有慾心難事也
下之人深情者難知也厚貌者難知也巧言者
難知也令色者難知也陰私者難知也隱忍者
難知也藏機者難知也蓄奸者難知也爲人上
者知吾之位尊而權重人敬憚畏避之不暇必
和顏悅色以待人開心見誠以示人傾心輸意
以用人平心易氣以與人寬仁大度以容人至
誠惻怛以恕人則在我者易於事矣知人之難
知也推誠以待之因事以試之如孔子所謂觀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如所謂不逆詐
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則人之難知者亦
易於知矣大抵知人則哲雖堯猶以爲難下之
人誠不易知也上之人苟能一待之以誠而不
藏機蓄智以爲牢籠駕馭之術則在我者易事
而在彼者不難於知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詩作孚
陳皓曰緇衣鄭國風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

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

呂大臨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爲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陳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馬晞孟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已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爲正而不可以不慎也

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甚者甚於君也林林之衆蠢蠢之民無所知識見上之所好者在此則從而趨赴之倣倣之始雖一二而終

行義錄卷二
十
至於千萬始雖涓涓而終至於滔天所謂甚焉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於一念之偏私頃刻之順適而不知天下之人從風而靡遂因之而成風俗或以之而致亂亡然則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謹哉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

陳澹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已之善而

化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方慤曰民以君爲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陳祥道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

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
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
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爲之則民無
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
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衛君者也民歸
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
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緇衣此篇即心體相須以喻君民相資之
意以見肢體之運動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猶人
民之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惡也然肢體之運動

心神固資之以爲榮衛然而運動之極至於疲
廢而痿痺焉則人心之神亦因之而傷損矣人
民之供役人君固資之以爲奉養然而役使之
過至於貧苦而怨叛焉則人君之國亦因之而
喪亡矣所謂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爲
人上者宜常書于座右以爲朝夕之儆以比冊
書之戒焉

春秋左氏傳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

孔穎達曰所好必善所惡必惡在上者所好所惡

不有過愆則下民知所適歸言皆知歸於善也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
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
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陸贄曰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
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
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何禁乎

臣按武仲此言雖爲季武子而發然萬世之下
居人上者立法制明禁令必先有諸已然後爲
之夫然則所令無不行所禁無不止矣苟徒知

責人而不知責己是豈大學絜矩之道哉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
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朱熹曰莊謂容貌端莊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
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
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

張栻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
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矣

臣按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謂之使者是有

意於毆使其民也聖人答之以莊孝慈及舉善教不能而加之以則之一辭蓋謂在上者能如此臨之以莊而孝而慈而舉善教不能則民自有如此感應初非有所使亦不待於使而然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祖禹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

臣按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先儒謂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已者正人也已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誠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則近而群臣遠而萬民孰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耻而不竊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盜也非獨謂貨財凡吾之所不當有者而有之皆是盜之事康子患人盜他人所有之貨物而欲弭之聖人告之以不欲所謂不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爲

義之不當爲分之不得爲而恃吾之勢以多取之乘吾之力以強劫之恣吾之材以妄爲之皆是盜也吾爲大盜而禁小民之不爲小盜豈理也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朱熹曰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

矣

具煇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張栻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臣按人君之於民如天地之於物父母之於子也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天闕其生生之理而或至於傷其生君之於民當體天地父母之心庶幾盡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

於民賢者則保恤之不肖者則哀憐之養之教
之懲之戒之至于再至于三不得已而後加之
刑焉而刑亦有等第非至於逆天理敗人倫不
加之以極刑也康子乃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
道有諸已然後可以責人吾居人之上所謂道
者或出或入焉乃欲責下之人無道而殺之又
何以知其爲無道也聖人告之以子欲善而民
善欲其反諸身而自盡其道也所謂善者天理
之公人道之正純粹而無惡者也我有是善人
亦有是善上以善而自爲則下之人同有是善
者亦感發而興起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褓
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負其子而至矣

朱熹曰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
以其類而應也

臣按在已者皆盡其道則在下者各以類而應
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良佐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輔廣曰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

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已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已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也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按先儒謂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民所好者飽煖安樂所惡者饑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雖然上下之分雖殊好惡之情則一民之所好惡者即吾之所好惡者也因已之所好惡而知人之所好惡又以民之所好惡而爲已之所好惡焉非真心於愛民而以父母斯民爲心者能若是乎苟爲不然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不獨用人爲然

詩云節

截然高貌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俱也

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

也偏

則爲天下僂矣

朱熹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僂矣

臣按先儒謂傳引二詩以明爲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苟徇一己之偏私焉則逆人心之所同而爲天下之所戮矣蓋上人者天下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賴以平之民有不公賴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屠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是謂拂人之性逆人之情雖其位高勢重一時無如之何雖未必至於戮而有可戮之理噫爲人父母者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而爲天下之大戮亦惟於好惡之公與偏而已可不謹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朱熹曰張氏謂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臣按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機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民有桀紂之君則有桀紂之民

苟所行者桀紂之事而求堯舜之治無此理也
人君行仁義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義
應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即淪敗自
古及今無不然者是以人君爲治必存仁義之
心以行仁義之政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
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
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
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
中好高結輿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
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
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
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覺則四
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

臣按廖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是誠識治化之
體風化之原者也是言也始於成王命君陳曰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大學所謂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禮記謂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皆此
意也蓋人君一身風化之本原而京師者又風
化始出之地居人上者誠能正身齊家而不爲

非禮非義之事而於京師首善之地於凡事之
營爲物之創造有不合於禮不當於義者一切
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禮義之是程苟有違焉
必加以罪并坐其監領之官製造之功不但已
也後世世主其所頒之律令格式非不嚴而謹
也然而能行之於暫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
既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貴近者倣倣而先犯之
然後天下從風而靡焉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
豈不信哉

尚書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
也

臣按第五倫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是即
大學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是
故人君既正身脩德躬行節儉以身示教爲天
下先復立爲制度嚴爲禁令以戒飭夫妃嬪宗
戚之屬左右侍御之臣內而朝著近而京邑使
各安其分守不得越禮踰制則天下靡然從其
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責人而不責己限踈而不

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而於郡縣之遠閭里之間乃詳爲之制嚴爲之法則亦虛費文移徒掛牆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嚄呶之議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謹好尚以率民

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吉澄校刊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